

不能不爱你

祁欢◎著

美女爱？

花喃◎著

钻石系列

069

新爱

57



不能
不爱你

祁欢◎著

美女爱
？

花啸◎著

新爱恋寻梦园

钻石系列 069

恋爱没有不该，只在乎是否精彩，爱与被爱的甜蜜往事，邀你精彩期待……

新爱恋寻梦园钻石系列 69

不能不爱你 祁欢

美女爱? 花啸

出版发行: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金

印刷:海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8

字数:16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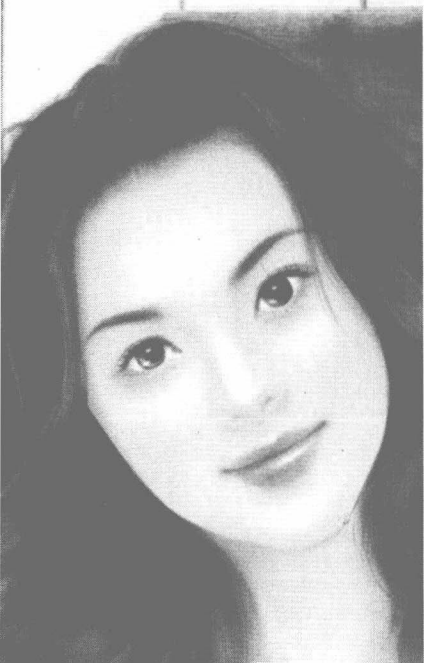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4年6第1版 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书号:ISBN7-80587-537-5/I·885

定价:每册8.80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

1311376

I247.57/02528

不能不爱你

I247.57

02528

寻梦园 钻石系列



CS1497409

祁欢

重庆师大图书馆

LOVE YOU FOR EVERYDAY

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夺走了司沛恩自小相依为命未婚夫，不料，事后被送进监牢里的竟是被迫顶罪的下人，而非真正肇事的任性娇娇女！更可恶的是，对方不仅没有悔意，还理直气壮、甜甜蜜蜜地在电视上公开婚讯！凭什么？杀人凶手凭什么可以逍遥法外、享有幸福，而她就得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此？就在此时，被仇恨啃噬、濒临崩溃的心，因心理医师江承瀛的出现而回复平静。在他温柔地开导、陪伴下，她慢慢地走出亲人骤逝的哀恸，并初尝爱情的滋味，本以为为老天将幸福还给了她，可他的事实，却令她再次坠入地狱……

第一章

“恭喜你！”

司沛恩恬淡地微笑颌首，她一头披垂的直发如瀑，微笑的唇形弯成一个适当的弧度，整个人散发的是静好、内敛的美。

这已经不知是今天听到的第几句恭喜了，无论是熟识或不熟识的同事，看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恭喜你”，几乎已成了形式化的开场白。

她大都报以一句轻声的谢谢或是微笑，不着痕迹地隔了道距离，反正也没多少人是真心想要继续交谈下去。

就像没有多少人明白结婚对她而言，是对孤单生命的救赎……

她和未婚夫瀛泰是广漠天地里两具孤单的灵魂，只能彼此倚靠抚慰，才能稍稍化解那嚼食心灵的寂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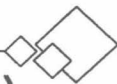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羡慕你能告别单身喔，哪像我们，还得在这里苦哈哈地等着生命里的春天降临。”小玲帮忙司沛恩将架上的东西装箱，忍不住喟叹道。小玲是在公司里和她走得较近的同事，如今要面对人生无不散的筵席，司沛恩难免还是有些许的惋惜与感伤。

“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只是缘分未到罢了，老天要你乘机好好享受单身生命的自在。哪像我，每跨出一步，下一步都是个未知。”莫名的，司沛恩的话语里夹杂着一丝丝灰色的情绪。

“就是未知才令人期待啊！已知的生活不免令人兴味索然，就像我……啊！！”小玲又大声哀嚎道，并故意用夸张的表情，来搅散司沛恩的伤春悲秋。



恋爱没有不该 只在乎是否精彩
爱与被爱的甜蜜往事，邀你精彩期待>>>



Love you for every day

司沛恩嘴角噙着一抹笑。未知才令人期待，是吗？

她跟瀛泰一订完婚，便要随他到美国，展开他们未知的人生。

瀛泰被公司派驻到美国，由于事出突然，所以瀛泰也迅即决定向她求婚。一切都是这样的顺理成章，却又令人猝不及防。她很快便答应，也很快就提出辞呈。今天，就是她要离开这家公司的日子。

对她而言，跟瀛泰结婚是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，毕竟他们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，而她相信，他们会一直这么下去。

东西很快地便收拾完成，看着那一箱简单的东西，很难相信这便是她三年多来的成果。原来人真能留下的时间轨迹，一点儿也不可观。

对着已然净空的桌面，司沛恩迎向透过窗面洒落进来的夕阳余晖，像是浸润在金光里的观音，整个人充满圣洁的光芒。她缓缓闭上双眼，静待属于这个人生阶段的最后几分钟度过。

明天，她将迈入另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

“累吗？”王瀛泰一手握住方向盘，一手轻轻抚过司沛恩额前的一绺青丝，侧脸温柔问道。

“还好，其实也没效什么。”司沛恩扬起一抹虚弱的微笑，尽管很累，她还是习惯性地逞强，不想让对方担心。

今天是她跟瀛泰订婚的日子，明天他们便要启程到美国，结婚手续打算到那儿再办。

“看刨的样子就知道你很累，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，别逞强。尽管仪式简单，毕竟还是折腾了一天，明天还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呢，有你累的。”太了解沛恩的个性，瀛泰一下子便识破了她的逞强。他希望未来的他们，不再有那么多无谓的矫饰。

虽然他们都是孤儿，并没有任何亲戚，但两人的同事、朋友也不少，



一天下来,也是挺累人的。

没跟瀛泰再争辩些什么,她闭上双眼让自己休息一会儿。

环河快速道上,路灯快速地从两旁掠过,幻化成美丽的灯海,司沛恩感受着车子平稳前进的速度,一步步地进入梦乡……



“你下车,我要开!”江雪梅高高扬起下巴,没得商量的命令口吻,让开车的小王好生为难。

“小姐,不好吧,你今天才刚拿到驾照不是吗?”

“你不相信我的技术?”江雪梅挑起一道眉,脸上的怒气显而易见。

“也不是这样说,我只是——”虽然这跋扈的千金太小姐长相貌美,但小王对她的脾气实在不敢恭维。

“够了!你以为你是谁?有什么资格阻拦我?让开!”

挡不住江雪梅的再三轰炸,小王只得下车,让出驾驶座。

“那……就只开一下下喔?”虽然知道这么说没什么作用,小王还是做了下垂死挣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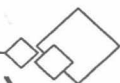
“罗唆!”江雪梅的语气充满了不耐。不过是一个司机罢了,居然认不清自己的身分,还妄想阻挠她?!哼,只要是她想要的,她就一定要想办法得到手!

识相地闭上嘴,小王只得把一切交托给命运,并且暗自祈求小姐一下子便会因新鲜感尽失而让回驾驶座。

江雪梅坐上驾驶座,满意终于掌控了主导权,爽快地将油门用力一踩,车子迅即奔驰在深夜的街道上。

原来速度是这样迷人的感觉,江雪梅像上了瘾似的,越开越快。

一段路后,一般的街道已满足不了她追求快感的心。一个大逆转,她将车头转向快速道路,打算开始狂视。



一上快速道路，江雪梅就有点搞不清楚东南西北，以为整条马路都是她可以奔驰的范围，加上抓不到距离的感觉，使她越来越偏向道路中线。

过快的速度，让小王全身冷汗直冒，三魂七魄几乎去了一半。“小姐，你太靠向中线了……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王的话根本还来不及说完，只见江雪梅已将车斜驶至对面车道，尖锐的煞车声及剧烈的碰撞声，成为细雨霏霏的清冷深夜里，最可怕的梦魇……



王瀛泰被迎面而来的远灯给刺得睁不开眼，只觉那车歪歪斜斜，似乎要冲向他的车道。环河快速道路是四线道，照理说，对方不可能贴得这么近才是，但为求保险，瀛泰还是将车切换到外侧车道，以跟对面来车划分出一段安全距离。

然而，他的动作还是太慢了。才刚驶向外侧车道，对面那辆歪斜的车已笔直冲撞过来！

半梦半醒间，沈睡中的司沛恩听见尖锐刺耳的煞车声响起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猛烈撞击。突如其来的冲撞，让她惊惧地睁开眼，紧接着，她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晃动，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给震出来似的。同一时间，耳边传来了瀛泰惊慌失措的呼叫声——

“沛恩，小心！”为了闪躲来车，瀛泰将车斜行至安全岛上，并且为了保护她而将车头转向。

她瞥向瀛泰，然后，她看见了这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可怕景象——被挤压得几乎变形、浑身是血、无力地抬头望向她的瀛泰。

“你……你没事……就……”只在乎司沛恩安危的瀛泰，话还没说完就吐了好大一口鲜血，随即陷入昏迷。

瀛泰温热的血液像是泉水般不停地涌出，画面是那样的怵目惊心，



教人不忍卒睹。

老天！怎么会这样？

司沛恩慌乱无助，惊骇莫名。她惊恐地张大眼，想叫却因受到极大的惊吓而发不出声来。她浑身颤抖，心脏急远地跳动，几乎没有勇气再看着他。

她将手放入嘴中，用力一咬，让剧痛恢复一些神智。

车灯晃动的暗夜，司沛恩终于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尖锐而残破，是对命运最深沈的控诉——

“不——”

慌张失措的深刻感觉，及血泊之中惊骇不已的情绪牢牢牵制着司沛恩的每条神经。

“不要啊！瀛泰，你醒醒啊！”沛恩急得放声大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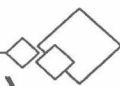
小王听见女子凄厉的嘶吼，赶紧冲下车去探视那已然被压扁的驾驶座。他先将女子搀扶下车，她的双腿早已瘫软，小王紧紧抓住以防她不支倒地。

司沛恩以颤抖的手紧抓住这个陌生人，声音支离破碎、断断续续地重复着。“救他……请你救救他……”

肇事的江雪梅则早已慌了手脚，她坐在驾驶座上，浑身颤抖着，怎么样也不敢查看前方的车祸状况。一切都太突然了，她只记得自己正享受着极速奔驰的快感，然后跟来车越来越靠近，一时紧张得想踩煞车，不料却踩到了油门，因而更加速冲往对车，对车为闪躲而侧向安全岛前，还来个大转弯，然后她便直直撞了上去……事情发生得太快速，让她措手不及，她现在该怎么办？

江雪梅趴在方向盘上，不敢面对现实，只希望一切都是恶梦一场，醒来后她还是在自己的蕾丝床上，过着她的公主生活。

对了，打电话给哥哥，哥哥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一定可以帮她解决的。像是黑暗里显现的一道曙光，江雪梅赶紧翻出皮包里的手机。



才一抬头，她便直直迎上那披散着头发、跪坐在地、眼神失焦的女子。因为心虚，江雪梅撇过脸，不敢直视对方。

她用颤抖的双手拨打电话，当话筒彼端传来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时，她便开始泣不成声。

“哥……”

‘雪梅，是你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别激动，来，先做个深呼吸。’江承显展现他惯有的镇定，一边还不忘发挥其心理医生的专业。‘好点儿了吗？好，现在开始把状况说出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’

“哥，我撞车了，你赶快过来！”吞咽了好几口的口水后，江雪梅才找回勇气吐出来。

‘撞车？你不是今天才拿到驾照吗？谁让你开车的？’江承显眉头不由得深锁。听雪梅的语气，情况似乎挺糟的。

“哥，你别问那么多嘛，先过来再说！”江雪梅急得六神无主，只希望能赶紧有个靠山。

q 你在哪里？’

“环河快速道路的起点处。”

‘我马上到。’江雪梅结束通话后，才敢抬头看向眼前的状况，只见那女人呼天抢地，而一脸凝重的小王正拨打着电话。

好可怕！

江雪梅再度把脸埋向方向盘。不敢再看。

急忙赶来的江承显将车停下，直直走向小王。“现在情况怎样？报警了吗？有没有叫救护车？”

看见江承显，小王仿佛见到了救星，因为现下的他，也是六神无主。“少爷，你怎么会来？真是太好了……我好怕，小姐她……老爷说…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——”

“我问你报警了吗？”江承显打断他因慌乱而说个没完没了、语无伦次的诸。



“老爷说还不要惊动警方，等他来了再说。”

“这么说也就是还没叫救护车喽?!”江承澶不可置信地提高音量质问。

“是……”忆忙中，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赶紧将此事呈报给老爷知道。

“荒唐！人命等得了吗？现在先给我叫救护车！立刻！”

江承显这一怒吼，小王才如梦初醒地拨电话叫救护车。

“有没有看过对方的状况？”江承显皱眉问着挂掉电话的小王。

“有，但那个驾驶被压得太扁了，我不敢移动他。”

“我先去看看他的状况。”

江承显走向驾驶座，看到已然被挤压得不成形的驾驶者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。他将手放至他的鼻下，已然触不到鼻息，再轻触其颈动脉，连颈动脉也没跳动，看来……是最糟的情况！

看着只有驾驶座被蹂躏得不成形，而副驾驶座却依然完好，江承显不由得叹息。如果驾驶没有急转弯，此时被撞击得变形的将是副驾驶座，看得出驾驶者的保护意图非常强烈。

然而……教独活者情何以堪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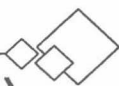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由自主地将眼光投向跪坐在地的女子。车灯探照下，女子的脸蛋凄绝惨白，失焦惊恐的双瞳中，流露出令人心碎的悲伤情绪。

她像是陷入黑洞中的白影，正急速地下坠，让他的心一阵紧揪。他有股莫名的冲动，想将她紧紧地抱入怀里，以防她坠入无止尽的深渊中。

在他还来不及思索下一步前，双脚已不受控制地走至她的跟前，搀扶起她。

柔若无骨娇无力，是他的第一个感觉。她虚弱得如风中残烛，楚楚可怜，使人心生疼惜。

好温暖的感觉，司沛恩已经冷得不能再冷，一送样温暖的传递，仿



佛在荒海中攀到了浮木，使她眷恋得不想离去。

可不可以再传递一下温度呢？别这样快抽离……

“求你，救救他……”

“放心，他没事的，救护车就快到了。”江承颜不由自主地撒了谎，他实在不忍心再刺激她。

没有月亮的黑夜里，天空飘起阴冷的细雨。

突然间，红黄色的刺眼光束直射而来。

当救护车的鸣笛声传来，江承显一连将女子搀起，一连示意搬运伤者的医护人员不动声色，就让她在送驾驶者往医院的最后一段人生路程时，还能怀抱些美梦吧。

目送离去的救护车，江承显心中泛着恻恻的凄楚。

在警方还不及到达时，父亲江豪飞已先一步赶到。

“老爷，是小王的疏失，拗不过小姐，才会酿成大祸——”小王一见江豪飞，便急着上前说明，江豪飞大手一挥，示意他别再说下去。

“小王，老爷平素待你如何？”江豪飞快速打量周遭情况后，心里大致有个谱。他略一沉吟，对小王说道。

“老爷待小王恩重如山！”小王连忙回答。

“很好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实在禁不起一丁点的闪失或差池，也丢不起这个脸……”江豪飞一双如鹰的眼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小王。“你的家人我一定会厚待，就看你……帮不帮我这个忙了？”

小王的脸色不由得一凛。他当然懂老爷的意思——要他顶罪！江雪梅是老爷的掌上明珠，而他只不过是司机，天差地别的身分，怎么能相比？

但……这毕竟是他的一生啊！

可是，他知道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道理。这社会比的不是公平正义，而是权力。形势比人强，就算他有千百个不愿意，也不能不答



应。跟在老爷身边有一段日子了，他知道身为议员的老爷有多么的神通广大，倘若他此时不答应，事后只怕老爷会将他搞得更惨；相反地，倘若他现在答应了，老爷说不定还会感念他的恩情，进而好好地照顾补偿他的家人一番……

一切都是命，他还能做什么选择？

“我帮，老爷。”沈重地一声应允，隐藏着万般无奈与不甘，却又能如何？

江豪飞拍拍小王的肩，满意地点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就知道没看错人。”

“雪梅，你还不赶快下车？”江豪飞将脸转向驾驶座上的江雪梅，对着她大叫道。

看着父亲跟小王面色凝重的交谈与父亲对雪梅的嚷嚷，江承显已能猜着个七八分。

一时之间，他的情绪充满了愤慨，急急冲了过来。“爸！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你来了半天，最重要事的不先处理，还敢问我想干什么？”

江豪飞一点儿羞愧也没，理所当然的口吻，令江承显为之气结。

“爸，人命关天，你认为什么才重要？不是只有你的宝贝女儿才是人，别人一样是有血有肉、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！”他从小最恨的就是父亲仗着自己的权势嚣张跋扈、自以为是。

“难不成你要你妹妹被关进牢里你才甘心？别忘了，她是你唯一的亲妹妹！”江豪飞一双如鹰般的锐眼，正一点也不留情地盯着他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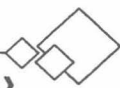
看向雪梅紧张扭动的双手，江承显一时之间竟也语塞。杀人偿命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……那人若是自己的妹妹呢？

这是人生的两难选择，他陷入挣扎，痛苦又无奈。

“警方就快来了，你们快准备一下。承显，你看不下去就先离开吧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碍我的事！”



恋爱没有不该 只在乎是否精彩
爱与被爱的甜蜜往事，邀你精彩期待>>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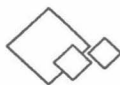
Love you for every day

江承显欲言又止地看着小王，很想跟他说些话，但却什么都说不出口。阻止吗？安慰吗？感谢吗？道别吗？他发现，自己竟无法开口。

似乎看穿他的意图，小王车强地扯动嘴角，微笑道：“少爷，我身强体健，不会有问题的……”

唉！江承显仰天长叹。面对教人无奈的两难抉择，江承显只能痛苦地握紧双拳，什么也无法做……





第二章

司沛恩始终没办法从恶梦中醒来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一夕之间，她竟变得一无所有？

白书似乎从那可怕的一夜之后，便不曾再在她的生命降临过。她视线所及之处，尽是无尽的漫漫长夜，她注定只能在黑暗里泅泳，而恶梦也注定不会再有醒来的一大久……

秦巧接濡通知赶来医院时，正巧撞见最令人鼻酸的一幕——司沛恩无视自己身上的伤，只是一迳地跪地叩头祈祷，一心期待奇迹的发生。其实，瀛泰早已断了气，只是沛恩不肯接受这个事实。

听说受了重大刺激的人，会有逃避、不肯面对现实的倾向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因为生病的人自己并不希望好起来。

秦巧是沛恩最好的朋友，沛恩曾经感性地对她说，除了瀛泰之外，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她向来是个豪气千云的女人，冲着沛恩曾经这样说过，她对她自此掏心掏肺，而今，朋友逢此剧变，她当然有义务照顾她。

秦巧焦虑地看着司沛恩，在她因不断叩头而撞破头皮，被医生强行施打镇定剂后，她便陷入一种失神状态，不吃、不喝、不笑也不说话。医生说她身体一切功能正常，而这样形同行尸走肉的模样，可能是医学上所谓的精神官能症，这症状除非靠她自体战胜心灵创伤，才有可能恢复，否则注射再多的药物、接受再多的治疗也是无用的。

沛恩没有任何亲人，唯一最亲、跟她一块儿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就是她的未婚夫——王瀛泰。而今他也不在了，她不知道沛恩还能依靠谁。



伤心地看着几乎形同植物人的她，秦巧不由得眼泪汪汪。“可怜的沛恩，你怎么这样命苦？老天真的很不公平，为什么非得这样折磨你呢？”

秦巧至今仍不敢相信王瀛泰已死的事实。她才刚参加他们的订婚宴，做了他们的伴娘，怎么一夕之间，就突然风云变色了？连她这个局外人都无法接受了，更何况是身为当事者的沛恩呢？

司沛恩依然没有任何反应，秦巧拿毛巾帮她轻拭脸庞，忍不住细细端倪起她。沛恩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陶瓷般细致的肌肤，立体却不显嚣张跋扈的五官，还有那我见犹怜的气质，这样完美的组合，合该是好命无忧、受人呵疼一生的，但……为何会如此呢？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秦巧将沛恩眼前的电视打开，不管她看是不看，起码能接受声音的刺激也好。“日前发生于环河快速道路上的李命车祸，江议员的座车司机王常雄已承认因意外过失而造成对方致死，警方鉴定管事原因后，表示两造系有疏失，因此，检方将判处王常雄七年有期徒刑，并科罚赔偿金一百万元……”

“啊！”秦巧不由得惊呼一声，用力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。她真是猪头转世，怎么偏偏好死不死地转到这台？她小心翼翼地斜眼偷观司沛恩的表情，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——

已经多久了，她几乎没见过司沛恩有面无表情之外的表情。此刻的沛恩，竟然专注地凝视着电视，眼中有着令她不解的复杂情绪。

“不！凶手不是他，凶手不是他！”司沛恩像发疯似地冲向电视机前，猛力拍打着萤幕，声音暗哑地叫道。

太久没听到司沛恩的声音，现在被她一吓，秦巧竟然有种分不清何者为虚、何者为责的莫名感觉。

惊诧过后，秦巧赶紧冲向前，抓住司沛恩敲打电视的手，以防她过度激动而伤了自己。她轻声安抚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清楚，别激动。”

司沛恩抓住秦巧的手，蹲下身，痛哭失声。“驾驶是个女的！不是男的，不是他啊！警方为何没来找我做笔录？为什么？”

“你确定是女的？不会吧？当时人车俱在，没有道理会造假啊！警方没找你，可能是因为你之前都处于神智未清的情况下吧！”

“我确定是女的！我亲眼看见的！那男的把我救下车后，那女的仍兀自杵在驾驶座上打电话，不敢下来，甚至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敢，我不会记错的！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不行！我不能让凶手这样逍遥法外，我要去警察局！”

司沛恩一边说，一边就要往外走。秦巧见状，急忙将她拉住。“小姐，你还穿着院服，再加上现在是凌晨，你这样贸然前去，一定会被人误会为神经病的。”

看着早已六神无主的司沛恩，秦巧不免又是一阵心疼。她轻轻将她拉在床上。“来，先睡一会儿，等天亮后，盥洗好再去，好不好？”

尽管了无睡意，但为了让好友安心，司沛恩只得乖乖躺下，闭上双眼。又是无止尽的漫漫长夜与恶梦，她得先让自己平静，然后再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才能让真相大白。



“小姐，那晚天色那么暗，情况又那么混乱，你确定你没看错？”

面对司沛恩的劈头指控，警方回以一脸的榆，而那样的怀疑与倨傲的态度，深深戳伤了她。

“我是当事人，我当然确定！”

“那你有证据吗？”

“证据？为什么需要证据？我就在现场，还需要给什么证据？”司沛恩激动地反问着。